

宋元通鑒

十四之六

宋  
真宗  
仁宗



六

特 別  
U8  
3719  
6



特  
3719  
6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四 起壬子至丙辰凡五年

真宗五

周啓明

李垂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乙亥賜處州進士周啓明粟帛 戊寅雨水冰壬午河決棣州著作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 二月庚戌詔貢舉人公罪聽贖 三月庚戌宰相王旦等並加特進功臣 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

居官居鄉  
與富人通  
其疾未易  
廖也

契丹取高  
麗路

鎮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所  
愛伶人，輒付富室，聽其厚得。張齊賢、侗儻任情，獲劫  
盜或至，縱遣。唯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  
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  
復拜相。有司請違法販茶者，許同居首告。帝謂以  
利敗俗，非國體，不許。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  
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  
契丹以鴨綠江北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  
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于是  
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于契丹，以為自開京、東馬

行七日有，太若廣若開京，北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  
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若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  
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  
可取也。五月辛未，江淮兩浙旱，給占城稻種，教民  
種之。戊子，賜近臣金華殿所種麥。曾致堯卒，致堯  
字正臣，南豐人，舉進士及第，稍遷秘書丞。上欲以為  
知制誥，宰相李沆以為浮薄，不可出。知秦、泉、蘇、揚、鄂  
五州，坐知揚州誤，添月俸，貶監江寧府酒稅。致堯性  
剛率言多，激許人謂其有才而德弗稱。孫鞏布、肇鞏  
請于歐陽修為作神道碑。六月庚申，賜杭州隱士

林逋

林逋粟帛逋力學善詩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故有是賜 秋七月戊辰作保康門 八月丙申朔日食己未作會靈觀奉祀五岳 九月戊子罷參知政事趙安仁為兵部侍郎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帝不悅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管為沈倫所知修人少術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

馬知節

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永珪等蒐講隆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且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洸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  
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  
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  
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  
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  
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  
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  
座乘雲而去王旦準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遊聖祖諱  
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書尋以玄  
元聲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已未大赦 辛酉

又憶李文靖何為

作崇儒術論刻石國學 閏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  
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  
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  
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  
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  
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  
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  
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  
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真宗五

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丁未作泮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于京師壬申改孔子謚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己卯知天雄軍寇準獄空詔獎之

劉皇后

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

李迪

楊億執持

帝不從竟立為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之億剛介寡合在書局人多怨謫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斷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億在學士院帝忽夜召見于禁中一小閣既見賜茶從容者

久之出文稿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  
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  
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億歸陽翟別墅以疾求  
解職臺臣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  
養疾帝語王旦曰聞楊億好譏時政旦曰億幼荷國  
恩知所自立若諧譖過常則恐有之至於譏訕臣保  
其不為也 張齊賢自河陽代還請老歸洛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戊申禁  
內侍臣出使干預州縣公事凡有違者所在官吏不  
以聞並罪之 辛酉詔宗正寺以帝籍為玉牒 二

呂夷簡

月己亥泰州言海陵州中生聖米可濟飢 三月丁  
未詔沙門島流人罪輕者徙近地 夏四月庚辰詔  
淮南給飢民粥麥登乃止壬午太白晝見丙戌詔死  
罪可疑者詳審以聞 五月壬辰詔伎術官未升朝  
特賜緋紫者勿佩魚 丙午命升建安軍為真州  
六月丁卯壽丘獻紫莖金芝癸酉保安軍雨溢兵民  
溺死 秋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  
曰務稼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請闕請謁太清  
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宋紀五 真宗五

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爽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  
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  
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邪甚不  
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  
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  
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  
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  
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  
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  
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

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  
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  
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  
示羣臣然知爽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九  
月丁酉出玉宸殿種占城稻示百官冬十月己卯  
作步虛詞付道門十一月癸丑賜御史臺九經諸  
史甲寅判亳州丁謂獻芝朮三萬七千本十二月  
月戊午朔日食己巳天書扶持使趙安仁等上奉  
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壬申獻天書于朝元殿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

趙安仁不  
終



楊偉

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起楊億知汝州初億與弟偉居陽翟養母有啓與朝中親友有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至是希旨言事者又攻之不已乃復啓與親友有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蓋億自深知不爲人所容矣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既爲譖言所入晚年恩禮漸衰而意亦未嘗不屬也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

宋南京始此

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巳酉謁老子于太清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二太史言合譽星見庚戌賜酺二日丙辰以應天府爲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三月甲午宰相親王並進秩青州民趙嵩百一十歲詔存問之夏四月沙州入貢先是曹宗壽旣殺延祿而代之至

政府開爭

是歿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宋  
壽以來通使契丹 五月乙未涇原言葉施族大首  
領艷般率族歸順 六月丙辰眉州通判董榮受昧  
鬻獄長安知縣王文龜酗酒濫刑並投荒裔 乙亥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罷知節素惡欽若之為人議  
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  
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頷欽若  
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  
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僧超擢之知節  
因而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且至欽若猶

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且叱欽  
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且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  
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  
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  
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  
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  
併及堯叟用王旦薦以寇準為樞密使 張齊賢卒  
齊賢字師亮曹州人晉亂徙家洛陽初齊賢為布衣  
時即有太度孤貧力學落魄不羈嘗出行遇羣盜飲  
食于逆旅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吾貧

困恒飢欲就諸君求一醉飽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有何不可顧吾輩龕竦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  
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皆世之英雄僕亦忼慨  
士諸君又何聞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  
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舉而嚼之勢若狼  
虎羣盜視之怍愕皆嘆曰真宰相器也競以金帛遺  
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及舉進士以致君自負  
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時以爲榮但居相  
日數起太獄又與寇準相傾又欲娶薛惟吉妻柴氏  
君子以此少之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

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麗與女真  
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秋七月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王嗣宗曹利用爲樞密副使八月甲寅  
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九月丙戌合輿星見冬

十月高麗來貢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爲契丹所  
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  
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十一月乙酉  
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  
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  
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

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十  
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 是歲戶部  
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  
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  
于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  
下非十惡枉法賊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于寶符  
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二月丙寅加楚  
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丙子  
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者許奏名 三月壬寅御試

蔡齊

范仲淹

禮部貢舉人帝采賈誼置器之說為試題得蔡齊賦  
曰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帝歎曰此宰相器也賜  
進士及第第一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  
騶自齊始也是科又得范仲淹龐籍仲淹父壻從錢  
俶納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卒時仲淹方二歲母  
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仲淹因襲朱姓是  
年舉禮部第一人登進士題名錄曰朱說者是也  
夏四月辛酉帝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賜  
輔臣刻石國子監 壬戌寇準罷準以三司使林特  
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

車曰準剛念如管里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里於帝而里專稱準帝謂里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里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里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里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里里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入語里求為使相里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

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里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壬申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失火事當歿者衆王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人五月壬午榮王元儼因事奪節降封端王庚寅熒惑犯軒轅壬辰廢內侍省黃門禁金飾服器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六月巳酉朔日食閏月巳卯赦天下秋七月

吏治

丙辰以諸州牛疫免牛稅一年戊午王嗣宗罷除  
蔡齊為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民有告訐刻稅  
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齊歎曰盡利  
稅則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歿  
者數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德之皆自新為善由是  
風化大行八月張詠卒詠字復之鄴之鄆城人歷  
官樞密直學士詠初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  
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閣吏白傅  
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也吾尚不得為友  
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

傅霖

間有傅霖者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  
來報子耳詠曰吾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明白別  
去詠尋卒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御下嚴峻不喜人  
拜跪違者或倨坐嘗言之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  
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  
至以政績聞自號垂崖謂乖則違衆崖不利物帝稱  
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  
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  
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  
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詠少時謁陳搏于華

山遂欲隱居搏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後詠知益州與一僧善及去蜀僧送至鹿頭關詠出一書封固付僧曰謹收此候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于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藏其書至是持其書詣府具陳詠前言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啓之乃詠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于此後數日得京師報詠果于僧持書詣府之日卒策爲立祠于成都祀之大理少卿閻允恭坐枉獄除名九月吐蕃唵斯羅請伐夏州不許唵斯羅吐蕃替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

爲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唵斯羅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唵斯羅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唵斯羅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傳道教正隨

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錄院及  
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之號 冬十  
月乙巳王欽若上聖祖先天紀 十一月种放卒放  
字明逸洛陽人初隱終南二華後乃徙居嵩山天封  
觀側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宿必給驛乘在道  
頻詬驛吏規筭糧具纖悉無遺至是計聞帝猶親製  
文祭之 癸亥高麗使同東女真來貢 十二月丁  
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還以地理圖進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為之加刑部  
尚書壬申以張士遜崔遵度為壽春郡王友以張旻

契丹耶律  
世良蕭屈  
烈

為樞密副使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  
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  
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  
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  
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契丹  
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  
萬獲其輜重而還 二月丁亥王旦等上兩朝國史  
加旦司徒修史官以下進秩有差 甲午詔以壽春  
郡王受益就學之所名資善堂張士遜謁王旦稱壽  
春郡王學書有法且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邪士遜



魏謝 是月延州蕃部飢貸以邊穀 三月巳酉王

欽若上寶文統錄乙丑著作郎高濤以賊賄杖脊配

沙門島 夏四月庚辰周伯星見 庚子帝幸陳堯

叟第視疾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六月畿內蝗帝

遣人出郊得歿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

歿蝗進曰蝗盡歿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且曰蝗

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

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為天下笑邪 秋七月丙寅詔天下羣官職出

並須遵守元制無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 八月

蝗不善說如此

壬申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若初瑋在秦州數

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修太

平事業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

者翰林學士李迪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

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邪陝西

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

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

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

唃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迪問對曰瑋必

克既而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

盛度

首千餘級自是囑斯囉勢感退保磧中不出報至帝  
 謂迪曰卿所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迪曰彼舉  
 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 初盛度奉  
 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贊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  
 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  
 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  
 殿帝問其所于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  
 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  
 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  
 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

非其人故有山河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  
 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願  
 備上覽帝稱其博學 丙戌陳堯叟罷為右僕射  
 九月甲辰丁謂罷為平江軍節度使丙午以陳彭年  
 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  
 謁王旦旦辭不見明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  
 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  
 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  
 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  
 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

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識認者 丁巳帝以  
頻歲旱蝗荐飢三司調用不給召李迪問所以濟之  
之策迪對曰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  
今邊幸無費儼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  
不加賦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  
俟其至當出金帛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  
曰借又言陛下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  
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警  
乃天所以仁愛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帝嘉納之  
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

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  
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者 冬十月己卯王欽  
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 十一月會靈觀奏甘露  
降丁謂為之也 乙巳詔河陝諸路州簡禁軍五百  
人丁未河西節度使石普坐妄言災異除名流賀州  
丁卯以唐裴度孫坦為鄭州助教是歲西蕃宗哥族  
叩部山後蠻夏州甘州來貢諸州有隕霜害稼及水  
災者遣使賑卹除其租

丁巳十二月三日監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五 起丁巳至壬戌凡六年

真宗六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請玉清昭應宮薦獻  
上天皇太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  
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  
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二月丁丑詔曰朕  
大庇烝民隆興至治彌綸闕失交屬於庶僚寤寐思

賢屢頒于明詔凡此臣工若皆緘默獻納何裨况朕躬攬萬機日被封奏詳延百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用申誕告仍加優異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垂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宐刑賞踰制賦歛繁暴犴獄稽留並令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亦許非時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

諫院或兩省內選擇聽事並置什器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苟或職業無聞公言固親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詔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為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以魯宗道劉燁為右正言初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可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戊寅宰相親王以下悉進秩庚寅封交趾李公蘊為南平郡王己亥參知政事陳彭年卒彭年撫州人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好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

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夏四月庚辰陳堯叟卒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父省華初事孟昶為西水尉仕宋歷光祿卿知開封府生堯叟堯佐堯咨俱登甲科堯叟事親孝謹與兄弟恒侍親側堯叟平生唯此足稱云戊子邵州野竹生實以食飢民五月戊申以王旦為太尉侍中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

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  
且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  
意止加封邑 巳酉熒惑犯太微 巳未奉太祖容  
于西京應天院向敏中爲禮儀使 六月戊寅除昇  
州後湖租錢五十餘萬聽民溉田 庚辰盜發後漢  
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  
治塋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  
樵採之禁 秋七月丁巳王且罷且疾甚引對滋福  
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  
拜且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且言皇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  
凌策季及且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  
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  
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  
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  
也 八月庚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  
王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  
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  
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  
公議也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

細行不矜  
在大臣名  
臣尤為不  
可

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  
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  
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于  
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它日德  
望勛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  
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謂且始被進用  
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蹶躄  
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李迪參知政事馬  
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丙午帝幸王旦第視疾巳酉王旦卒旦字子明大名

莘人祐之子也以進士及第致位首相會天下無事  
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  
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  
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  
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  
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  
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  
所毀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  
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  
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且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諷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黃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痛悼不已且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

過唯不諫天書一節其為過大矣我歿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張旻罷冬十月壬申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十一月辛丑曹瑋平鬼留家族乙卯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十二月丙寅京城雪寒給貧民粥并瘞歿者罷工役放逋負釋繫囚詔陝西緣邊鬻穀者勿筭是年范仲淹為集慶軍節度推官始復本姓其上表有名非勦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之語用故事親切為時所

傳云

二年春正月壬寅賑河北京東飢辛亥賜壽春郡王恤民歌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二月丁卯壽春郡王加太保進封昇王詔近臣舉常參官堪為御史者三月丙辰諭先貸貧民糧種止勿收夏四月庚寅赦天下閏月癸卯馬知節罷為彰德軍觀察留後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術愚俗不報五月壬戌詔諸州長吏存恤孝

舉御史

任布

應變

契丹張儉

第力田者丙戌西京民訛言妖如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操兵自衛六月乙巳訛言帽妖至京師民自夜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尋詔捕嘗為邪法人耿舉等弃市妖遂不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辛亥彗出北斗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秋七月壬申以星變赦天下 八月甲辰立昇王受  
益為皇太子大赦百官加恩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  
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  
郡王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壬子以李迪兼太  
子賓客癸丑作元良箴賜皇太子 九月庚辰賜京  
師酺 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  
大敗 張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  
遂罷知天雄軍 以楊億為工部侍郎  
三年春正月癸亥貢舉人郭禎等見崇政殿禎冒喪  
赴舉命典謁詰之即引咎殿三舉 契丹用曹賢順

為燉煌郡王 二月乙未河南府地震 契丹以王

繼忠為南院樞密使 三月戊午朔日食 丙寅御

試禮部貢舉人翰林學士工部尚書錢惟演楊億等

坐知貢舉失實際一官 夏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

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

能按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

準判永興軍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

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

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

朱能者奸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

寇準如此  
可歎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晉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蹟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日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

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

詔書設御  
史何為

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  
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  
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  
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軔祐天  
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  
不擇 丁謂因寇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  
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  
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是月河決滑州汎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壬申  
以天書再見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曹璨卒璨字寶

臣彬子善撫士卒亦有父風 八月丁亥大會道釋  
童行于大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辛卯太白晝  
見 庚戌遣使撫恤京東河北水災 彰德留後馬  
知節卒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宋初從征李  
筠李重進有功領江州防禦使知節以父蔭補官自  
少忼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  
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  
前退見王曰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但恐驚動君相耳至是卒謚正惠 冬十一月己巳  
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伺察之端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以次舉行為永制  
十二月辛卯向敏中加左僕射寇準加右僕射麻下  
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  
命翰林學士李昌武密覘之回奏云敏中方謝客門  
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  
耐官職以曹利用丁謂並為樞密使癸巳以任  
中正周起為樞密副使處士李瀆魏野相繼而卒  
瀆字長源洛陽人野字仲先陝州人瀆即野中表兄  
也

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僉書樞密院

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  
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  
畏懷之庚午詔曰故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  
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特行賁典式慰管魂可特贈  
秘書省著作佐郎州縣存恤又詔曰故處士魏野服  
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及此淪  
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州縣存恤賜其  
家粟帛二月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向敏中卒敏  
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位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事敏中勤政理慎采拔惜與張齊賢爭十萬之貲清

議少之。夏四月乙酉有兩月並見于西南。復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去翰林六年而復入。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高麗求成于契丹。五月丁巳發粟賑秦隴。始詔諸路置勸農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歲。凡農田事悉領之。其諸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

李迪妙用

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諧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秋七月丁巳太白晝見。辛酉京城大雨。水壞廬舍。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癸酉入內都知宦官周

已見太平氣象

以天書貶  
自取之也

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洩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

貶準亦當  
但太遠耳

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寮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



則常有不盡絕小人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雖然準亦有以自取之。朱能何人。懷政何官。天書何事。乃附會以干進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吳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十月壬辰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十一月戊午召近臣于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于此。丙出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戊辰李迪丁謂罷時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歿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

劉筠

晏殊不終

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言。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甲戌。丁謂等請作天章閣。奉安御集。十二月己丑。王欽若加司空。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庚寅。議事資善堂。命張景宗侍皇太子。楊億卒。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性耿介。尚名節。一時學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真宗六 七

者翕然宗之

愚嘗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忼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誼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及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織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

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及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它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于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閏月京城穀貴減直發常平倉乙亥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手書宰相諭以輔導儲貳之意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爲樞密副使 二月甲寅審刑院言天下無斷獄 親策進士是科得包拯 庚

午以孔子四十六世孫聖祐襲封文宣公 三月京

東西水災賜民租十之五 夏四月丙辰客星出軒

轅 五月乙亥慮囚降天下死辜 六月丙午太白

晝見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

殿 八月馮守信卒守信字中孚滑州人以三禮舉

于鄉歷官威塞軍節度使守信初以儒業發身行伍

然本田家子知民間疾苦將兵治民寬簡有法人多

稱之 壬戌熒惑犯南斗 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

冬十月壬子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 十一月

王欽若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

予垂

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

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

故貶時丁謂威權日甚起居注李垂未嘗往謁或問

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

勢視若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

之罷知亳州 丁謂加司空馮極加左僕射曹利用

加右僕射任中正工部尚書 詔遇慶會皇太子押

班 高麗遣使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 二月庚子太赦癸

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制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寅帝不豫增劇問左右  
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時太  
子幼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  
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  
曰王所須也李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登騎去戊午帝崩遺詔  
太子受益樞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  
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  
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  
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

定策

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  
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  
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  
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  
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  
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  
時倚為重

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

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於君德如此夫。庚申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乙丑以生日為乾元節，丙寅封元儼為定王，丁謂馮拯曹利用悉進秩。戊辰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

正色立朝  
亦少貶

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日當醜徙于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一人歿，遣中使齋敕請準就賜以錦囊貯劔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歿，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

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于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夏六月契丹主聞先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日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誼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叱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丁謂

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  
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  
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  
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  
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  
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  
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  
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在中正獨進曰

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  
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  
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  
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  
則亦出為京西轉運使改命馮拯為山陵使 秋七  
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  
簡魯宗道參知政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  
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寮  
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



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宋道先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真宗撫諭良久。它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至是皆獲擢用。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辛卯貶丁謂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內侍鞠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丁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

浮屠因果  
皆血氣不  
足故有託  
而逃爾

謀儉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  
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  
至于洛守劉燁所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眾察時達  
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  
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初胡則坐丁謂黨降知信州  
徙福州及謂貶崖州賓客盡散獨則間遣人至海上  
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  
為眾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  
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注易  
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

文彥博

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  
置府學奏改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  
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  
詣京師賜緋魚絹百疋歐陽修言其異端害道不當  
推獎奪所賜服罷歸初江淮發運使李溥姦賊狼  
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黃震代之將行上書自陳辭  
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  
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  
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  
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

黃震

徙

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歿者十  
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 八月乙巳太后同  
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冬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永定  
陵以天書殉

宋史贊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  
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  
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奏天書屢降  
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  
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  
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

亦不可訓

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鴟自投地  
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  
契丹之書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  
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  
窺覷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  
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  
熏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  
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  
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

鞠詠

邊我十年  
作相即此  
行徑嗚呼  
鄙哉

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于勛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甲戌吐蕃李立遵來。

馮元

給學田

附 丁巳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後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壬午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初賜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十二月壬戌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

通鑑卷之五十一  
宋紀  
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  
修國史於次相云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丁巳臘月十日監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六 起癸亥至辛未凡九年

仁宗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庚午契丹使初來賀  
長寧節 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  
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負益衆  
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

李諮  
俞獻卿

得人  
整法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摧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佔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詔等按歲入登耗更定之詔等言淮南十二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二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

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詔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

輸邊粟

舉諫官御史

宋祁

宋庠

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  
 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二月壬戌減  
 諸節齋醮道場 三月辛卯司天監張奎運上崇天  
 曆 夏四月丁巳詔近臣舉諫官御史各一人 五  
 月庚午詔禮部貢舉時宋庠與第祁同舉進士禮部  
 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第先兄擢庠第  
 一真祁第十人呼曰大宋小宋庠初名郊李淑恐其  
 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姓同國號名應郊天甚為不祥  
 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 庚寅議皇太后  
 儀衛制同乘輿 六月甲辰罷江寧府溧水縣采丹

砂乙卯禁毀錢鑄鐘 秋七月辛巳蠲天下逋負時  
 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帝益務約  
 已愛人乃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  
 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  
 不立因詔限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  
 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  
 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上葬者牽  
 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  
 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八月減天下臯  
 一等 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

枯竹生筍  
意者未上  
天書前

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  
至是以疾罷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  
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  
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戊戌故相寇準卒于雷  
州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知巴東縣歷相位初太  
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不豫遣人  
取自洛至則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  
臥具就榻而逝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  
插竹焚紙相傳謂枯竹生筍誠若是準之至誠格天  
不啻周公之感太風雷電矣然黨朱能比懷政益不

廟禮

能無間然也要亦準之功大望隆或者附會其說云  
巳亥馮拯卒拯字道濟河陽人初拯父為趙普勾  
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  
子異日當至吾位果舉進士位至輔相豈爵位顯晦  
自有定數固不問其人品之如何也 冬十月辛酉  
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  
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  
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  
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



夏竦

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十一月丁酉禁江南巫邪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至是詔江浙荆

尹洙  
周堯卿

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戊午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 三月癸卯王欽若上真宗實錄是月賜禮部奏各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是科得尹洙周

胡宿  
葉清臣

堯卿胡宿而葉清臣預焉 夏四月辛酉詔三司歲  
市絀絹非土產者罷之 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  
應中書奉表稱賀 六月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  
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  
于玉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  
而貪汚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己卯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遂謁武成王廟 甲申太白入  
太微垣 九月辛卯祀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于洪福院 十一月乙  
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

郭皇后

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見疎  
十二月庚午詔開封府每歲正旦冬至禁刑三日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  
于崇政殿 二月詔陝西災傷州軍盜廩穀傷主者  
刺配麟州牢城 夏四月丁丑詔三館繕書藏太清  
樓 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  
婦茶帛 己亥賜隱士林通粟帛 六月壬戌太白  
晝見 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歿  
之 秋七月丙午詔邊戶為羌所擾者蠲租復役一  
年 八月蠲陝西州軍旱災租賦 九月乙巳詔司

趙士隆等

理財之難  
如此

天監奏災異據占書以聞。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辛酉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推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蠱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推之。戊申王欽若卒欽若字定國新喻人舉進士甲科位至左僕射司空同平章事帝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

張知白

惡時人稱為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十二月癸丑以王曾為門下侍郎與昭文館大學士張知白並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晏殊言旻無勛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三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

果罷去 戊寅太白晝見

四年春正月己亥命張得象與流內銓同試百司人

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之 三

月甲申詔轉運使提點刑獄罷勸農司 己亥鄜延

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 夏四月壬子詔京東西

河北淮南平穀價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壬午

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

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

哉其令天下歛臯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

聞有司毋得舉駁 己亥詔士有文而行不副者州

郡毋得薦送 是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收死 閏月

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

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

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

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

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

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

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 胡宿爲揚子尉縣大

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濟之活數千人

和畧

秋七月辛未減兩川歲輸錦綺易綾紗為絹以給邊費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 已丑詔施州溪峒首領三年一至京師 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者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賜一子官 十二月丁丑發米六十萬斛賑畿內飢 以蔡齊為翰林學士時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為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參

參知甚小廉耻甚大

知政事矣齊又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知河南府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已未晏姝罷姝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姝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姝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姝深器之 戊辰以夏竦為樞密副使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

夏竦不終

仁宗有宋

第一賢君

功由講讀

若孫奭真

社稷臣也

王堯臣

韓琦

趙鼎

文彥博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九

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龍圖閣學士

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

書無逸篇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二月癸

酉命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提舉 丁丑西

域僧法言祥等來獻梵書 三月戊申試禮部奏名

進士諸科賜王堯臣及第第一其諸一千七十六人

中又得韓琦文彥博趙鼎 夏四月壬辰壽寧觀火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有文藝者聽奏文資

壬寅太白晝見 癸亥楚王元佐卒 六月甲戌祈

雨于玉清昭應宮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者 秋七

謝絳

月丙辰癸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

塞滑州決河時謝絳通判常州上疏曰去年京師大

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

歿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太異也按洪範京房易

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

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

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

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

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

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雍斥近倖以損陰而聖

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闈。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管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

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蘖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淫。堅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太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九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以程琳爲

執法

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  
 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  
 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  
 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  
 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  
 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  
 卒論如法 冬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已丑頒新  
 定五服敕 十一月丁酉朔以陝西旱蝗蠲民租有  
 持杖劫人倉廩者詔減其罪知諫院司馬光奏曰周  
 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施力舍禁去幾率皆推

司馬光

老成經濟  
之言

寬大之恩以利于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飢饉  
 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鄉村大擾不免廣為收捕  
 重加刑辟然後稍定今若明降敕文減等斷放是勸  
 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  
 死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災已甚嚴以除盜而  
 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且將不可禁禦况降敕以勸之  
 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  
 更多也 壬寅復作指南車 癸丑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 十二月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為親屬奏  
 官者毋赦號州知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

周日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多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二月壬午張知由卒知由字用晦滄州青池人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先為龍圖閣待制以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由固請乃知青州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與王欽若多不合及為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賜謚文節 三

月丙申朔日食壬子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事于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癸未命官減三司歲調上供物庚戌詔温州鼎州廣州貢柑子多不過千少或百數不得以貢餘為名餽遺近臣致累擔負重為人害犯者有罰自後鼎廣免貢五月乙未朔交趾寇邊是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

此趙元昊始

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穀稅錢 秋七月壬子江寧揚真潤諸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 八月江湏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賑卹乙亥河決澶州 九月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 冬十月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 十二月甲子以范仲淹為祕閣校理初仲淹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殊遂以仲淹薦故有是擢

利用執法  
是矣身自  
驕橫何以  
正人

晏殊荐范  
士遜救曹  
皆一節可  
取處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鞋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洎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洎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二月庚申朔，魯宗道卒。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及帝立，章獻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

后亦納諫

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卒年六十四，平生剛正，疾惡少容，然亦不爲小廉曲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簡肅。議者以爲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丙寅張士遜罷初士遜之  
入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  
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以呂夷簡  
同平章事。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  
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  
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  
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至是拜參政  
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它  
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  
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

陳堯佐

薛奎

然之時祥符知縣陳詒治吏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  
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辯  
事下樞密堯佐獨曰罪詒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  
吏者詒由是得免。癸酉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  
陽自殺時利用既斥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  
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置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  
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  
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  
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  
者寬之。閏月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士

其後應詔  
書者頗多  
得人

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  
制舉及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  
選者又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增  
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  
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乙丑詔  
受昧官勿蔭 辛巳契丹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  
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四月  
辛卯交趾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使來告以德政為  
交趾郡王 五月庚申詔戒文弊 庚午詔先朝文  
武官自刺史少卿監以上並錄其後庚辰御承明殿

王曙

臣寮請對日昃乃罷 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  
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  
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  
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  
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畏天戒也中  
丞王曙上疏曰管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  
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  
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苑故災魏崇華殿災  
高堂隆以為大以臺榭富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紀  
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請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

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昔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不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晉漢宣帝二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

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華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初，太后受冊，將御太安殿，王曾執

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  
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損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  
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 秋七月癸亥以  
昭應宮災詔天下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乙酉  
罷諸宮觀使 八月丁亥朔日食詔罷天下職官田  
收其入均給之 辛卯以陳堯佐王曙並參知政事  
夏竦為樞密副使己亥詔官犯賊奸使親民 契丹  
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摧  
酷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  
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飢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

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榜  
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為變遂  
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  
以快眾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  
走黑嶺告變 冬十月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  
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  
未幾孝先穴地而出城將執延琳以降丙午京師地  
震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 十一  
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  
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



何懼之有  
真小人

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庚午詔周世宗後凡經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著為令。以姜遵為樞密副使。遵知永興軍。太后遣宦者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躬督成之。因獲進用。陳堯佐繼知永興。奏曰：先賢墓

堯佐得脉

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永久。乃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護之。八年春正月甲戌曹瑋卒。瑋字寶臣彬之子也。通左氏春秋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卒年五十八。謚武穆。辛巳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益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叔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

貧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二月戊子詔太監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 范仲淹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

李之才  
富弼  
唐介

益法

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三月賜進士八百二十二人是科得李之才富弼唐介乙亥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 夏四月轉范仲淹為殿中丞 五月丙辰大雨雹 六月癸巳呂夷簡上新修國史 秋八月上書者言推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代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沿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消石其味苦惡疾生重隄今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錕，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摧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摧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九月乙丑，姜遵卒。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舉進士，知廬陵，召爲監察御史，知吉州。高惠連發，遵在廬陵時，賊事按驗無狀，降延州。通判後，歷官樞密副長，於吏事餘無足稱。唯識范仲淹，以趙稹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

武舉之始

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冬十月丙申，弛三京河中府潁許汝鄭鄆濟衛晉絳雍毫宿等二十八州軍鹽禁。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負外郎以上遇郊聽任子弟。二月癸巳，詔復郡縣畿田。三月以范仲淹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夏四月乙巳，閱大

宋綬  
契丹主宗  
真

樂 六月庚辰翰林學士宋綬上皇太后儀制 是  
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  
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  
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  
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  
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  
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  
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  
子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  
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第謀逆

孔道輔

使命

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  
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  
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  
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丙午朔  
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  
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  
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  
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  
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  
為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

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勳名節 罷翰林學士宋綬時  
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  
知應天府 十一月丁亥弛兩川礮禁 十二月甲  
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三春氏

丁巳臘月十四日臨之

林學士點丁

